

高等师范院校文科教材

中國近代文編名篇詳注

主编 霍松林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

主编 霍松林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

霍松林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8.75 430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850册

书号10115·63 定价：3.45 元

说 明

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一书的姊妹篇。

全书由霍松林主编。参加本书选注工作的有全国十七所院校的二十五位同志。

在编选过程中，云南师大的王彦铭和重庆师院的王开富分别审阅了部分稿件；贵州师大的关贤柱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由于成稿时间仓促，不足之处望读者提出批评，以便再版时作进一步的修正。

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编选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编注者名单

主 编： 霍松林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 关贤柱 张连第 黄中模
漆绪邦 霍松林

编注者： 马成生 王开富 王佑夫
王汝梅 王彦铭 刘健芬
关贤柱 毕桂发 沈文浩
张连第 张国光 张佩玉
吴熙贵 陈长义 陈志明
陈应鸾 胡主佑 秦绍培
梅运生 黄中模 程天祐
解希三 漆绪邦 潘世秀

目 录

- 答叶溥求论古文书 方东树 (1)
书汤海秋诗集后 龚自珍 (16)
定庵文录叙 魏 源 (19)
诗比兴笺序 魏 源 (24)
戒浮文巧言谕 洪仁玕等 (29)
使黔草自序 何绍基 (34)
古谣谚序 刘毓崧 (44)
艺概·词曲概(选录) 刘熙载 (52)
余莲村劝善杂剧序 俞 楠 (58)
复堂词话(选录) 谭 献 (67)
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节录) 黄遵宪 (84)
山歌题记 黄遵宪 (89)
人境庐诗草自序 黄遵宪 (93)
日本杂事诗序 康有为 (100)
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 郑 珍 (108)
桐城文录序 方宗诚 (110)
经史百家简编序 曾国藩 (127)
续古文辞类纂序 黎庶昌 (134)
天演论序 吴汝纶 (146)
老残游记自叙 刘 鹊 (155)
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裴廷梁 (161)
三十自纪(选录) 谭嗣同 (177)
致刘淞芙书(选录) 谭嗣同 (182)
小说原理 夏曾佑 (188)

官场现形记序	忧患余生	(206)
月月小说序(选录)	吴沃尧	(212)
杂说(选录)	吴沃尧	(223)
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	陶曾佑	(226)
小说杂评(节录)	眷 秋	(235)
石头记索隐(节录)	蔡元培	(243)
小说林发刊词	黄 人	(255)
清文汇序	黄 人	(272)
革命军序	章炳麟	(287)
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章炳麟	(293)
孽海花代序	曾 朴	(319)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	王钟麒	(339)
南北文学不同论	刘师培	(350)
译印政治小说序	梁启超	(372)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	(379)
告小说家	梁启超	(398)
小说小话(选录)	梁启超	(406)
饮冰室诗话(选录)	梁启超	(410)
论戏剧之有益	陈去病	(421)
红楼梦评论(节录)	王国维	(440)
人间词话(选录)	王国维	(467)
屈子文学之精神	王国维	(480)
人间词乙稿序	樊志厚	(493)
摩罗诗力说(节录)	鲁 迅	(507)
胡寄尘诗序	柳亚子	(520)
“晨钟”之使命	李大钊	(529)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	(545)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577)

答叶溥求论古文书

方东树

东树白，叶君足下：辱书言文章旨要，并示所为记序杂文，意甚勤，辞甚挚。然窃怪足下相知未素，相知未深，了解未深。旧称不察其蔽且固，老朋友为“素友”、“素交”。固陋勇信而过施之，勇信，坚信不疑。《韩非子·解不通》：“不疑之谓勇。”过，过分。施，给为失所问耳。失所问，问而不得其人，即问错了人。仆本无知，往在江南，一二同学，业为古文，以仆喜议论，妄以此事见推，推重，要之，仆所谓望其涂辙而未能由之者。昔曹子桓讥刘季绪才不逮作者，而好掎摭利病，桓，当作建。曹子建即曹植。曹植《与杨德祖书》：“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又说：“著述不能无病，仆尝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刘季绪，东汉末刘表之子，有文才，曾作诗、赋、颂六篇。掎摭(jǐ zhí)己直，指摘。而子建乃独喜人定正其文。足下以子建自处，而命仆为季绪，此仆所以发书屏气。

屏(bǐng饼)气，而愧汗交下也。夫以足下所有如是，而进不知足，谦谦下问，虽仆庸虚，庸虚，平此为自谦之词。其敢复顾时人讥笑，其，岂。畏忌衔忍，衔忍，抑制自己，把不一吐所怀，以答高义，塞厚望耶？请诵其所闻，惟足下详择其衷焉可也。

衷(zhōng仲)，适当的，合适的。

仆闻人之为学，每视乎一时之所趋，趋，趋向，风尚。风气波荡，群然相和。为之既众，往往工者亦出。独至古文，恒由贤知命世之英，贤知命世，有才德智慧能闻名于世。命为之于举世不为之日，蒙谤讪，甘寂寞，负遗俗之累，遗俗，为世举世龃龉不顾，龃龉(jǔ yǔ，举与)，意见不合，不然后乃以雄峙特立于千载之表，特立，独立，占有独特地位。表，故其业独尊，而遇之甚稀。遇之甚稀，指这样外。有独到成就的人很少能够碰到。自唐、宋逮明，若韩、柳，韩，韩愈。柳，若欧、曾、苏、王，欧，欧阳修。曾，曾巩。若归熙甫，归熙甫，名有光，明中期著名散文家。其人类数百年始一登于篆。类，大篆

(lù 录), 鸣呼! 盖其难矣!
簿籍。

抑亦尝论欲为文而第于文求之，第，则其文必不能卓然独绝，足以取贵于后世。周、秦及汉，名贤辈出，平日立身，各有经济德业，未尝专学为文，而其文无不工者，本领盛而辞自充也。故文之所以不朽天壤万世者，天壤，天地之间。非言之难，而有本之难；本，为文的根本，指道德修养，政治才干。若夫所以为之之方，一朝讲而毕也。方，法。这两句意为，为文之法是好讲的。

然而，群喙鸣动，群喙(huì)会，众人之口。蓄心各异，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颠倒妒惑，昧没不返，不明事理，又执迷不改。后学之士，欲求闻古人之真，举一世空无人焉。夫古之人，以其本而发之为文，轨迹不侔，轨迹，这里指创作的路子。不侔，不同。家自为则，其人已亡，不能复起自言其心。俗世浅学，各蔽其愚，人各云云，吾亦云云，则乌知吾言之独是耶？人言之且非耶？就令吾言是矣，而古人已死，其孰从而定之？

孰从，服从谁？且人之言曰：为文宜何若，何去何以谁为标准？取，吾弗过而问焉。吾之言曰：为文宜何若，何去何取。人亦弗过而问焉。退之有言：“究不知直似古人，又何得于今人也？”语出韩愈《与冯宿论文书》，原作但。又，原作亦。而要有不易之论，不可已之情者，已，止。吾取不诡古人，诡，欺。这里意为曲解。不迷来学，自足吾心而已。

故凡吾所论文，每与时人相反：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必识古人之所以难，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创，因，继承。创，创新。知正知奇，奇、正原是兵家术语。《孙子·势》：“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王晳注：“奇正者，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也，临敌运变，循环不穷，穷则败也。”后常以“奇正”指文章之势。文势平缓正常为正势，奇突变幻为奇势。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旧练之才，博学之以别其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异，研说之以会其同。研说（yuè月），当作研阅，意为精心研究，积累心得。方其专思一虑也，崇之无与为对，崇，推崇。这句意为推崇所学之古人，认为无人可比。信之无与为惑，信，相。务之无与为先，务，实行。扫群议，遗毁誉，遗，弃。不计较，不在乎。强植不可回也。强植，坚定。

不移。贪欲不可已也。已，止。按以上八句言专及乎议论既工，比兴既得，格律音响既肖，而犹若吾文未足追配古作者而无愧也，于是委蛇放舍，委蛇（wēi yí）威仪放舍，曲折进退。绵绵不勤，安静而不疲劳。形容专思静虑。形容苦心斟酌。绵绵，安静貌。勤，疲劳。《老子》：“绵绵若存，舒迟暗会，舒迟，慢时忽冥遇，久之用之不勤。”乃益得乎古人之精神，而有以周知其变态。是故文章之难，非得之难，为之实难。

道德以为体，体，根本。圣贤以为宗，宗，归依。经史以为质，质，内容。兵刑政理以为用，用，功用。人事之阴阳、善恶、穷通、常变、悲愉、歌泣，凌杂深赜以为之施，深赜（zé责），幽天地、风云、日星、河岳、草木、禽兽、虫鱼、花石之高旷夷险、清明黪露、奇丽诡谲，黪（cǎn惨）露，昏暗不明。一切可喜可骇之状以为之情。情，情态，指文及其营之于章的外在表现。口而书之于纸也，创意造言，导气扶理，雄深骏远，瑰奇宏杰，蟠空直达，无一字不自己出，而

后吾之心胸、面目、声音、笑貌若与古人偕，出没隐见于前。见，同现。而又惧其似也，而力避之；恶其露也，而力覆之；覆，掩抑嫌其费也，费，罗唆。而力损之。质而不俚，疏而不放，密而不僂。

僂（sài 赛），琐碎。阴阳蔽亏，阴阳互掩，或以阴胜，或以阳胜。蔽亏，掩蔽。

天机阖开，阖，合。以上两句言文章风格富于变化。端倪万变，不可方物。

方物，“仿佛”的声转。不可方物，谓不可言状，难以形容。盖自孟、韩、左、马、

庄、《骚》、贾谊、扬雄、韩、欧以来，孟，孟轲。韩，韩非，

下面的韩指韩愈。左，左丘明。马，司马迁。别有能事，庄，庄周。《骚》，《离骚》。

能事，擅长。这里指写作方法、技巧等。而非艰深险怪、秃削浅俗，

秃削，不与夫餗钉剿袭，餗钉（dòu dìng 豆定），食品堆迭丰满。貌，一般用以形容文章堆砌文辞。

剿，通抄。所可袭而取之者也。

夫文亦第期各适一世之用而已，第期，只求。

而必刿心剗肺，刿（guì 费）心剗（kū 枯）肺，挖空心思。

古人若此者，断断（yín 银），何也？以为不如是，则

不足以为文也。此固无二道也。尝观于江河之水

矣。谓今之水非昔之水耶？则今之水所以异于昔者安在？谓今之水犹昔之水耶？则昔之水已前逝，今之水方续流也。古之人不探饮乎今之水，探，预先。扳，通攀。扳酌，上攀取饮。今之人不扳酌乎古之水。古水今水，是二非一，人皆知之；古水今水，是一非二，则慧者难辨矣。蚩蚩者日饮乎今之水，蚩蚩(chū吃)敦厚老实貌，有人曰：吾必饮乎古之水，而不饮今之水。则人必笑之矣；蚩蚩者日饮乎今之水，有人曰：若所饮今之水，若，你。实仍即古之水，则人猝然未有不罔于心，罔，通惘，而中夫惑疾者也。中(zhòng仲)得。夫有孟、韩、庄、《骚》，而复有迁、固、向、雄；迁，司马迁。固，班固。向，刘向。雄，扬雄。有迁、固、向、雄，而复有韩、柳；有韩、柳，而复有欧、苏、曾、王。此古今之水相续流者也，顺而同之也。而由欧、曾、苏、王逆推之以至孟、韩，道术不同，出处不同，出，出仕。处(chǔ楚)，归隐。出处不同，指处境地位不同。议论本

末不同，所纪职官名物时事情状不同，乃至取用辞字、句格、文质不同，而卒其所以为文之方无弗同焉者，此今水仍古水之说也，逆而同之也。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湿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气脉也。虽然，使为文者古人已云云矣，吾今复取古人所云而云之，则古人为一文已足万世之用，而复何待于吾言乎？夫文犹已也。文章就如同自己，即文如其人之生民以来，四海之众，而中以有己。立己于此，将使天下确然信知有是人也。则必不俟假他人之衣冠笑貌以为之，俟(sì)四，等。亦明矣。奈何世之为文者，徒剽袭乎陈言，渔猎乎他人，而以为之已也？征是以核之，验证这种剽窃现象，加以核实。将见子不复识其父，弟不可辨其兄，群相怪惑，无能求审此人面目之真，审，弄清。而已安在哉？是故为文之难，非合之难，而离之实难。离，离古人之面目，即为文不事蹈袭，自出机杼。

虽然，合可言也，离不可言也。故凡论文

者，苟可以言其致力之处，惟在先求其合，苟真知其所以为合，则以语于离，不难知矣。若如古人艰穷怪变之境，不知其难至，而以为与已不甚相近也，则其人又不足以语于合之说者也。

以上四句意为与古人之文合也并不容易，如果有真力不至，人把合看得太容易，就没法同他谈合的道理了。

则精识不生。蛟龙之攫纲，攫（shā）杀，《考工记》贾公彦疏：“攫者，攫著则杀之，援揽则噬之。”攫虎狼蝮虺之毒螯，蝮虺（huī）灰，毒纲，谓蛟龙之凶残。蛇。螯（shī）市，蜂、蝎等用尾部毒刺，近，这里泛指毒害。迩之可以杀人，刺人，这里泛指毒害。

慢易，漫不经心，不加注意，不家鸡野鹜之畜，无足爱加警惕。与，交，接触。

贵，而威凤宝之。威凤，因凤有威仪，故称威凤。以上两句意为家鸡野鸭本无足贵，可是却有人把它们当作威凤。史言大秦国有駭鸡犀，大秦国，我国古那样的宝贝。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駭鸡犀，即通天犀。《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鸡犀。”《抱朴子·登涉》：“通天犀，角有赤理如挺（tǐng 听），自本彻末。以角盛米，置鸡群中，鸡欲往啄之，未至数寸，即骇却退，故南人名通天犀为駭鸡犀。”

置犀于地，鸡见之却走，而人之过之者，蹴践履，童孺丈夫，千百而无稍异也。以上三句意为人不畏通天犀角，无论大人小孩岂人之智不若鸡与？与，同“欤”彼其性不都一样。

习，则其天弗能通也。天，天性。世之俗士，名为读书，彼其于古作者之制，实未尝相习，故其天弗能通，亦若是也已。粤无雪，粤，广东，旧称士人见微霜，目之为雪，此固不可以口舌喻也。是故文章之难，非真信之难，真知之实难。真知，真正了解古文文章。如无真知，则真伪、好坏都难辨别。

大荒之东有山焉，名曰大言，谓之大人之堂，《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其去中国不知其几万里也。欲造之者，造往必道君子之国。道，经过。然而，或行数十里焉，或行数百里焉，或行数千里焉。行数百里者，视数十里者为近之，数千里者则弥近之矣，而要其为未得至也则相若。相若，相似。昔程子以说相轮之喻斥介甫，程子，程颢，北宋哲学家，程朱理学奠基者。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其变法主张不合于实情。相轮，佛塔上的盘盖。《二程全书·遗书第一》：“先生尝语王介甫曰：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gàng杠），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